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学术顾问单位: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289

学术顾问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卞修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丛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吉训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志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凯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东昕
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子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继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兵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
中国工程院院士 廖万清
中国科学院院士 蔡秀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 滕皋军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任:
赵彦
夏岑灿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岳	王大宁	计红梅	王康友
朱军	孙宇	闫洁	刘鹏
祁小龙	安友仲	邢念增	肖洁
谷庆隆	李建兴	张明伟	张思玮
沈根兴	张海澄	金昌晓	赵越
赵端	胡学庆	栾杰	薛武军
魏刚			

总编辑:张明伟

主编:魏刚

执行主编:张思玮

排版:郭刚、蒋志海

校对:何工芳

印务:谷双双

发行:谷双双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编:100190

编辑部电话:010-62580821

发行电话:010-62580707

邮箱:ykb@stimes.cn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 号

印刷: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南辛庄村

定价:2.50 元

本报法律顾问:

郝建平 北京灏礼默律师事务所

院士之声

我的百岁恩师王曼先生

● 黄荷凤



王曼(左)
在翻阅黄荷凤
的论文。

王曼老师 100 岁了。

我和她结识已逾 40 年。1977 年 12 月,我走进高考考场。1978 年 2 月,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命运已经悄悄给我安排了一位影响一生的恩师。

王老在医院时有个响当当的名号——“严主任”。这个“严”不是凶,是严格——她对病历书写、手术操作,甚至查房时的站位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容不得半点‘差不多’,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盯着你的,让你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王老师是“文革”后第一批取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大学毕业那年,我如愿考上了王老师的研究生,1989 年拿到了妇产科硕士学位。从此,她成了我医学路上的指路明灯,一照就是一辈子。

王曼老师正式的研究生有 6 个,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值得一提的是,从她开始,到我们这一代,再到学生、学生的学生,已实现了“五代同堂”,桃李满天下。如此“薪火相传”,是师承,也是王曼老师的人格魅力使然。

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

第一次听王曼老师讲她的身世,是在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

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本该是书香门第的安稳人生,却被战争碾得粉碎,父母相继去世,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战火没给她留下多少童年记忆,却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学医。

她说,那时的想法很朴素:“人总要生病,生病了总得有人治。”于是,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大师,还选了妇产科这个“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的专业。王曼老师常跟我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50 年,王曼从医学院毕业,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短缺。没有犹豫,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出发前几天,她特意找到当时同在杭州的哥哥,拍了一张合影。她说,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

后来,手术队没有奔赴前线,而是作为“后方”被安排在山东兖州。她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进了外科手术队,在第 15 野战医院为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手术。

“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备课,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医学课。”王曼说。

当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再苦的处境也拦不住这个人想做事。

1974 年,王曼被派往西非马里进行医疗援助。马里条件艰苦,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王老师白天看病,晚上就整理病历、做调查。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留给后来的医疗队。

马里蚊子成灾。她晚上写东西时,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档位对着腿和脚吹。她大腿关节的病根,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我后来从事生殖医学研究,每次在实验室熬夜、攻克难关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做记录的王老师的形象。

后来,我的学生阮恒超、黄夏娣、陆秀娥也先后援助马里。孰料马里突发政变,时局动荡。她们说,每当遇到困难,一想到王老师当年都能扛过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在老同事们的印象里,王老师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不喊累。她的儿子陈钢常说:“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我每每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没错,这就是她”。

陈钢或许不知道,当年王老师怀孕七八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到了孕后期,她担心术中自己子宫收缩导致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打一针,让子宫安静下来。就这样,一针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觉得心疼,又感到震撼。

一个做事“顶真”的人

王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刻在骨子里的“顶真”。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身为院长的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培养方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这让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

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觉得太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成长。

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一次一个年轻医生被问到患者的血红蛋白数值,翻了翻病历才回答。王老师没发火,只说了一句:“病人躺在这里,她的命在你手里;你不记住她的数值,谁记住?” (下转第 3 版)